

## 第七回 畢臨鶯巧作風流婿 梅凌春誓結姊妹親

詩曰：

風流才女致翩翩，打扮衣冠作少年。  
十首名詞成好約，一般酥乳續佳緣。  
出非紅拂閨妝改，配不文君道義全。  
磨墨幾翻千古意，舌喉難盡筆鋒煙。  
卻說石生蒙鳳公放了，走出衙門，天昏地黑，悄無去路。

欲尋柏兒，恐後人復來拿他。回想那夢中女子所說往京快走之言，即放下肚腸，另出一城門，戴月披星，直向京路而行。不消一月，到了京師，會見李穆如，細言訪畢遭害之事。李穆如亦道及科中上本復試之事，原來給事徐，乃副考座師徐之弟，因梅翰林不中齊也水，副考座師妒忌解元不在自己門下，因與他弟商議上本。不意聖上亦喜石生文字，故要重新復試。出榜限在十一月十五日，諸生齊集。石生恰好趕上進場，名登榜首，一個現成解元，李穆如轉在第二。石生謝過聖恩，即謝前次副考座師徐，並弟禮科給事。解元之事未完，二月會試日期又到。

李穆如會上進士；石生殿試，又得探花，入翰林院。大家不勝欣喜。

一日春光明媚。李穆如在寓，差一管家請石生飲酒。石生正上馬出門，喝道而行，恰好撞見鐵不鋒。兩目一視，石生隨叫撤回職事。那鐵不鋒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。但見：

秀骨冰肌，個個口稱新貴；朱纓玉轡，人人爭看少年。金瓜迎面，藍蓋遮頭，錦衣耀日，身與春色爭光；朝靴帶露，足擬青霄俱遠。聲呼威武於兩間，卻是舊日落魄貧士；路逢狹窄之長安，正是去年受害冤家。

鐵不鋒見了，心下慌跳。正待走時，忽見一長班走出扯住道：「老爺要請鐵相公會話。」鐵不鋒慌道：「我素常不認得你老爺，叫我有何話說。」長班道：「我老爺姓齊，若不相認，不犯著差小的來請了。」鐵不鋒聞說姓齊，心下方跳定了些兒，跟長班走入公館。長班通報，鐵不鋒站立，相候許久。只見從後出來仍是石生，嚇了一跳，忙近前下膝。石生扯住道：「鐵兄乃舊交，為何不行常禮？」鐵不鋒道：「晚生應該拜見。」石生扯起相揖，二人安坐茶畢。鐵不鋒道：「老先生在徐，晚生特備一觴，正來相邀，不意先生為那誤害事請去，未得稍盡地主，心下到今抱歉。不識老先生何以得脫？」石生將女子顯魂，鳳公出對之事說知。鐵不鋒驚道：「那女子想就是蘇小了。老先生真吉人天相，故蘇小出現，代鳳公審問。」石生道：「鐵兄何以知那女子即蘇小也？」鐵不鋒道：「那衙內有一座蘇小墓。向日晚生在畢老師處，與先生飲酒行樂之時，曾已說過，那蘇小每遇冤民事則出現的。」

石生沉吟半晌，以為奇幻。又問道：「小價柏兒，到今流落何方，鐵兄亦知其近況否？」鐵不鋒道：「盛管家老先生原托那田又玄照管，想是跟田又玄去了。晚生自與村店一會，次日五鼓，即啟程來京，實不知盛管家之事。」石生想道：「田兄未必肯代學生照管小價。」鐵不鋒欠身道：「這事卻也難料。但田又玄非忠信之人，或者愚弄盛價，帶隨遠方，以作自僕，亦未可知。」石生道：「田兄雖非忠信之友，然在學生份上，斷不肯令我主僕拆散，少不得還要送來。」鐵不鋒道：「老先生尚有不知，田又玄乃天下第一個壞人，素假老先生大名，在外無因索騙，盛價焉有送來之理。」

石生驚聞假名之言，請鐵不鋒細道。鐵不鋒將田又玄墓冒名，梅家赴館，凌春小姐和詩，白隨時伙騙，一直陳上。又道：「晚生不諳，相與一載，只道他是石先生。後來為鳳公一節，方才識破。彼時就被晚生逐去了。如今想來，竟成笑談。」

石生聞言又喜又惱，低首自語道：「怪不得梅老先生管家，在淮說甚麼不通的抵冒。古人道：人須擇友而交。這畜生既做許多不肖事體，明知凌春是梅小姐，在徐相會，尚不說出，深為可恨。致我奔波道途，錯就姻緣。」鐵不鋒恭身道：「老先生有甚姻緣之事，被他愚昧。」石生遂將游梅訪凌春，被田又玄、白隨時兩人指路，並贈田詩稿之事，一一說知。鐵不鋒道：「田又玄要佳稿時，想就存假冒之心了，老先生為何不防？」石生道：「那時學生只道他是好意，誰知他愚我往淮。」鐵不鋒道：「但凌春乃梅老先生小姐，去年時才十六，未婚。自正月初五日遊梅，他現有親筆詩箋在晚生處。」說罷，從身下一袋中取出，遞與石生。石生看罷，想道：「這詩箋是我央花婆寄與畢小姐的，錢公子說花婆遺落畢小姐父手，如何在鐵不鋒身上。」遂問道：「這詩箋，鐵兄何處得來？」鐵不鋒道：「乃畢老師在淮誤封程儀與晚生的。」石生道：「這就是了。」遂叫管家收去，又笑向鐵不鋒道：「當日鐵兄被田又玄以假亂真，在畢守翁處，鐵兄反有疑學生為假冒之意。」鐵不鋒忙道：「晚生當時一見先生，就知是飽學大才人物，豈敢有疑。」石生道：

「那徐州誤害之事，只怕還是田又玄冒名而及。」鐵不鋒忙應道：「此必竟是田又玄，再無別人。」石生道：「以前這事，皆小人之妄，吾已不究。但恐梅小姐錯配他人。吾與田又玄真前世之對頭，今生折我這段奇緣了。」鐵不鋒道：「晚生到京淹留數月，所謀未遂，意欲明日回徐。老先生何不便寫一書，待晚生送至淮安梅老先生處。」石生道：「我知梅老先生近在淮作道：『向因館事失約，被田又玄假冒，後曾有管家至淮訪問，我又不曾招認，如何得寄書道及此事？』」鐵不鋒不語。石生想了想道：「我有一同社懷伊人，在廣陵梅老先生家中坐館。欲寫一書煩兄寄去，只恐路遠，有勞尊駕。」鐵不鋒道：「近聞梅老先生家眷，俱移淮安衙內，老先生尚不知麼？」石生道：

「我尚不知。若果移住淮安，待學生寫一書，敢煩鐵兄便作隴頭。」遂令管家備飯，留鐵不鋒坐著。石生即便寫了二書，前後錯落事情，一一盡載。陪鐵不鋒飯畢，取出道：「這二書，一書煩寄懷伊人，一書煩寄府衙錢公子。鐵不鋒謙應接過道：

「錢老師無子，不識錢公子是何人？」石生道：「錢公子即畢守謙之令姪，寄住錢衙，權為義子也。」鐵不鋒驚訝道：「畢老師向日曾酒後道他並無一子半姪，為何又有姪兒？且晚生只聞有一畢小姐寄住府衙，莫非先生所會即畢小姐也？」石生笑道：「那有此事。」鐵不鋒遂不復辯，攜書辭去。石生亦收拾上馬赴席。鐵不鋒將書，如奉聖旨，兢兢業業。到次日，叫船出京往淮。正是：

貧窮難遇揮金客，富貴偏多下禮人。

卻說鐵不鋒領石生書札，不日到了徐州，復往淮安投書。

先至道前梅公衙門外探問。聽得說梅老爺不知石相公改名，不曾中得他，與家中懷先生二人，歎悔不已。前懷先生往蘇州家中看了一看，昨日又進京訪那石相公去了。鐵不鋒聞懷伊人正不在淮，復走到府前，將二書總投入府衙。錢公子正看報錄，見齊也水中了探花，石生未中，心下納悶。聞得京中石老爺有書傳入，忙取來看時，上寫道：

去秋得瞻豐彩，過蒙教言，並承惠愛，桃花潭水俱深矣。

時值青帝司權，垂楊搖曳於東風，紫燕頻巢於舊壘。知己一笑，條阻山河。念京都不與淮陰同春，故友翻與涂人作伴，悵也何似。向者，僕因徐州小事，變池齋之名為也水，微服宋道，蒙兄不棄，欣以令妹見許。負笈來京，榮實托賴。近聞凌春，即道尊梅公之令愛，於去正初五游玄墓，前詩即其筆也。想吾兄府署相接，亦必久鑿。專祈代謀，以實前約。餘腸如縷，容再圖面。依依奉瀆，奉謝不一。

錢公子看罷，見齊也水就是石生，凌春即梅公之女，不勝喜躍。又取第二封書看時，封上道懷相公書。隨叫小童道：「這一封書錯投了，可傳出去。」小童領書傳出。不一時回道：

「帶書的鐵相公，問大相公可相會不相會？」錢公子道：「不便相會。」小童復將不相會之語傳出。鐵不鋒仍回徐州。

這日，錢公子在衙。思想不能親出代石生謀梅小姐之事，就令一管家向城外傳那先春園花婆相見。原來，錢公子即畢小姐巧裝男兒寄居錢府，恐錢知府代她謀婚，有失石生之約。因在杭州對畢守謙托言女兒不便寄外人處，故裝男兒作其叔姪，將侍兒翠雲轉作小姐。惟花婆獨知，原不相瞞。花婆於無人處就叫小姐，有人處假稱相公。今日見畢小姐叫她商議凌春之事、有小童在旁，故道：「相公喚花婆卻有何事？」畢小姐令小童退後。將石生錯訪，如今得中探花，有書謀凌春之事，一一實告。花婆聞言皺眉道：「老身近日聞得梅老爺有甚題目，許諸色人等作詩，若合適時，招為門婿。今小姐既受石相公之托，石相公尚不知你是小姐，不能外出，謀為此事，恐後梅小姐被人娶去，豈不誤石相公所托嗎？」畢小姐道：「我如今沒法處置，請問陸媽有何高見？」花婆想了想道：「小姐與石相公之結約，畢老爺尚未知道。縱然畢老爺不日回來，見石相公洋洋得意，許小姐配他，恐知有梅老爺之親，不便又將小姐許他，亦未可知。如今據愚見，小姐可將梅老爺詩題，也作數首，老身傳向道前。倘他取中為婿時，小姐假裝新婿，至夜於梅小姐道及石相公之意。那梅小姐見小姐這片好心，再無不喜之理。

就是畢老爺回日，見你木已成舟，欲說是女兒，又說不出口，將梅小姐又不能退回娘家，只得總嫁與石相公了，豈非兩全佳事。」畢小姐聞言笑道：「但我不像個新婿奈何？」花婆道：「不過平常光景，只是少言少語，把臉兒放沉重些就是。」畢小姐道：「如今不知梅家欲人做詩，卻是甚題？」花婆想道：「聽得說是甚麼柳枝詞，要作十首。小姐大才，自然不難。」畢小姐聞言喜道：「向日那石生倒有十首楊柳枝詞在我處，不知可是這個題目。」花婆笑道：「小姐付我帶去，若不是，再送來重做。」畢小姐猶遲疑不決。花婆道：「這事再遲不得了，聞知詩稿將已投完，可就寫出，待老身去一回來，若不是，再為之計。」畢小姐遂拂幾取一花箋，將石生楊柳詞寫畢，付與花婆。花婆不勝欣喜，就辭畢小姐出宅門而去。

畢小姐見他去後，心下盤算。不多時，見小童傳說花婆又至。畢小姐令開宅門，花婆迎著大笑不止，畢小姐忙問其故。

花婆道：「那題竟是一毫不差。梅老爺管事的人，問我錢公子為何不親來投遞。我說錢公子今日家下作文。那管事的遂替我投入衙內，光景有些機會。」畢小姐聞言心喜，令小童取茶，留花婆敘話。忽見錢知府出坐早堂，從書房門首經過，知花婆是畢家舊人，總不避諱，反叫留飯。果然後面收拾飯出。花婆飯猶未畢，見錢知府手執一帖，退回書房向畢小姐道：「吾兒，梅大人取中你甚麼楊柳枝詞，欲招你為婿，有帖在此，請你相會。」畢小姐忙立起道：「孩兒原只道戲言，今日杜撰一稿，為何就取中了，真事出望外。父親權代孩兒回了吧。」錢知府道：「梅大人來意，如何好卻。我且為你作主，成就此事，俟畢盟翁來，再作道理。」說罷，即傳諭外邊收拾禮物。備轎伺候。畢小姐只得換了衣服，令花婆坐在書房。帶隨幾個管家，出宅門上轎而去。

不一時，到梅公衙門。梅公迎入後宅，相見過。管家呈上禮物。茶罷。梅公見畢小姐容貌清雅，儼如花枝在座。各敘初會套話。梅公道：「素聞大才，於去歲得手著，即楊柳枝詞十首，即欲奉訪，不期為俗吏淹留，至今方得識荆。」畢小姐亦朦朧應道：「晚生蒙大人錯愛，榮選東牀，實愧菲才，不稱過攏。」梅公道：「錢兄何謙至此。」遂令設酒，各重安坐。畢小姐固辭不飲。後強勉飲了兩杯，滿臉通紅。上菜未畢，就起身告辭。梅公不好苦留。道：「你我自今以後，皆是通家，不可拘禮。但老妻久慕錢兄大才，恨未識面，請內裡相會相會，不識意下若何。」畢小姐欣從至內，又拜了梅夫人。梅夫人衣裳、手帕，俱備現成，以作見面之禮。畢小姐領謝辭出。梅公也送了折乾的見禮。畢小姐方才打恭上轎。梅公後又吩咐跟來管家道：「原禮壁上。明日吉辰，請公子至我處並婚。對你老爺說，不消費心，一應俱這邊備就。」管家應諾，趕上轎子，一路與畢小姐說知。路甚捷近，不一時到了府衙堂上。畢小姐下轎走近宅門，復歸書房。錢知府並花婆問其相見之事。畢小姐連明日招贅話語，並述一遍。錢知府道：「梅大人雖然如此說，我這邊必須尋一媒人，下一聘禮才是。」又道：「這都是你做甚麼詩句，惹出這費錢的事來。」說罷，吩咐家下置備財禮，打點招贅之事。又留花婆作一官媒。整整忙了一日一夜，舉家未曾合眼。

到次日，錢知府不等梅衙來請，即著轎馬，擺設禮物，金鼓旗號，送畢小姐至梅公衙內。梅公迎進內堂，花燭輝煌，各官叩賀，往來不絕，直至夜間，方才得寧。又整酒送房，花婆跟定畢小姐，不離左右。至梅公並夫人、待臘，舉家酒罷睡去，方才出房，閃中窗外，窺視動靜。但見燭光之下，四壁錦屏燦爛，香煙靄靄。一對天仙飄然在內，傳杯弄盞。一個初作新人，嬌羞不語；一個喬裝才婿，倚玉偎香。忽然兩個停杯，畢小姐意有所觸，因長歎一聲道：「天下之人，未必癡心似我。」梅小姐不解，相視微笑不語。畢小姐將燭掌在窗前一書案上，請梅小姐坐在旁邊，一手抽出一本書，一手攜著梅小姐手道：「久聞小姐素擅翰墨，不知當今小姐所喜何人詩集？」梅小姐不語。畢小姐道：「你我皆宦門之子，非凡俗可比，何吝教不語？」梅小姐低聲道：「妾本無知女流，怎識名賢。」畢小姐道：「這是小姐過謙了。僕當日曾於吳門玄墓，見小姐佳章，時同一相知姓石號池齋者，讀之贊玩不已。難道非其筆否？」梅小姐道：

「那詩偶然戲筆貼在玄墓，怎當法目。」畢小姐道：「敝相知石姓，頗博才名，想小姐亦所素知。自那日見小姐詩後，廢寢忘食，訪之不得，小姐亦可知否？」梅小姐不解。

畢小姐假作沉吟太息，梅小姐亦覺有感。畢小姐又道：「小姐大才，僕實不敢叨陪枕席。因石兄之慕，故喬裝作婿以待石兄，不知令尊翁之意與小姐之意，亦如僕心否？」梅小姐驚疑半晌道：「家君素慕石生才學。聞得寒舍一懷先生是石生同社之友，說他已有親事在淮，乃畢氏之女，故家君不果其事。

後家君在書房中得楊柳枝詞十首，讀之俯心。因訪其人。懷先生又道乃石生之友，在淮居住。故家君借詞以訪婚配。妾聞石君



何甚奇幻？」畢小姐道：「事至此，你我皆會中人，不必相瞞。小姐可知僕即畢氏之女否？」梅小姐聞言驚道：「君本男兒，如何認作女流！」畢小姐道：「我因家君任杭州通判，隨任杭州。後為官壞了家君，發在衙門勘問，止留下我身一人，又無慈母。欲寄錢府，恐無知輩妄來求親，以失石生之約。故喬裝男兒，以作家君之姪。將身邊侍兒翠雲，轉作女兒，寄食錢府也。」梅小姐道：「既小姐與石生有約，又與我何與？」畢小姐剪燭近座道：「若小姐有意石生，請發一誓，敢陳細理。」梅小姐請他說明，畢小姐只是不言。梅小姐只得對燭盟心，二人呼為姐妹。畢小姐今年十八，轉居為長；梅小姐今年十七，卻為妹子。然後畢小姐將石生古香亭見詩，白隨時、田又玄以鶯作春，花婆遺詩，自己贈簫，細為道及。梅小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家君與妹游梅時，曾請石生為西席，後有田姓冒名赴館，石生竟不知何往。原來石生被田姓所愚，錯往淮訪姐姐以作妹子。」畢小姐道：「妹子何以知冒名即田姓也？」梅小姐將田又玄、鐵不鋒作詩，並石生薦懷伊人之事，細為談出。復道：

「這楊柳詞，懷先生雲石生之友所作，姐姐何以得來？」畢小姐道：「此詞乃石生因我而作也，並非石生之友。」梅小姐道：「懷先生明明說是石生之友，在淮居住，卻為何故？」畢小姐想道：「想是懷先生或詭言搪塞之語耳。在我今日亦不知令尊翁所選就是此詞。偶因花婆說及，又有石生京中書至，言凌春即梅公令愛，只道我是男兒，托我代訪。我恐妹子事夫不得其人，且惹石生後來怨我，故將此詞以撞天命，不意竟成佳事。」

實屈賢妹，少待石生歸耳。」梅小姐聞言驚異道：「近聞石生改名齊也水，得中探花。先時，家君作主考，一心要中他解元，因不知他改名，反遺落了他。我家懷先生聞知，不勝歎悔，今進京特去訪他。但不知姐姐曾在何處與石生相會？」畢小姐將石生假裝乞食，觀菊作詩，自己喬裝男兒，在府衙相會，辨明錯訪話頭，並石生二者欲兼之意，盡說一遍。梅小姐道：「原來只因游玄墓，石生是正月十七，姐姐是正月二十，妹子是正月初五，有先後不等，故錯以鶯作春，被田姓愚弄，希圖冒名赴館。在姐姐招認錯於花婆遺詩。今日想起，雖中小人之計，錯中之錯，實乃天湊奇緣。只是姐姐一段愛我念頭，終身難盡。」

畢小姐道：「說哪裡話。我二人雖然同心合意，恐令尊翁後來識破我是女兒，乃石生之室，不肯將我妹配於石生，那時奈何？」梅小姐道：「家君一向愛石生詩才，巴不得將我配他。後聞他已有親，仍垂涎不已。只是家君曾說，一人無二妻之理。」畢小姐聞言長吁，梅小姐又道：「不知令尊翁之意，可欲妹子作石生之室否？」畢小姐道：「家君於此事全然不知。只指望令尊翁肯見愛時，家君回日，再無不從。」梅小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明日將姐姐好情，並石生錯訪若心，稟與家君知道，以全此事吧。」畢小姐驚道：「妹子之言差矣！此事只可你知我知，如何鳴之尊翁？倘尊翁一時不快，那時我有欺誑長者之罪。不但錢知府並家君不妥，且外人聞知，你我成何體致。必須待我仍作錢公子，修下一書，寄與石生，只說凌春尚未有婿，你可速來圖為。他見信自然即來我處。再著人通其委曲，聽他出計謀為可也。」梅小姐依言。二個談得情投意洽，忘卻夜深，直至燈殘燭暗，方才就寢。

梅小姐臨睡時，先讓畢小姐上牀。畢小姐笑道：「我是新婿，必須先讓新人上牀。」梅小姐亦笑謔道：「好個新婿，倒會擇取丈夫。」二人又低笑了一回。梅小姐見畢小姐解衣，露出一對酥乳，溫溫如玉。換鞋時，脫下一雙靴子，露出金蓮三寸，纏得緊緊。雖然年長梅小姐一歲，才貌性情，就像一個模子脫下的。梅小姐不勝欣喜，各稱奇遇。及垂帳幔上牀，時已四鼓。正是：

談深不信更殘月，夜靜難防耳隔牆。

卻說梅、畢二小姐談罷就睡。花婆在外，一一盡聽，身上不覺衣冷，也去就睡。到次日，同家中丫環俱起，走至房中送茶。見畢小姐仍是男裝，就像個新郎光景。梅小姐仍是新人光景。一連過了兩日，到三朝時，花婆與梅小姐各皆默會。畢小姐叫進房中道：「陸媽，你走進走出，可曾聞得有人時京嗎？若有人進京，與我說知，寫一字寄石相公處。」花婆道：「寄書須要熟人，生人怎肯代我寄去。」畢小姐道：「我說與你知，若遇熟人，留些心兒就是。」花婆應諾。

時光迅速，春老花殘，不覺又是四五月天。花婆打聽得清涼寺中，客情僧湛然要回京修寺。

隨即報與畢小姐。畢小姐於無人處，對梅小姐商議，寫下一書，仍作錢公子意，並不提娶梅小姐一事。令花婆送托湛然。

湛然聞得石生改名中了探花，正恐會他無由，見錢公子有書，總不推卻，領書一直帶去。

一日，從旱路募緣，行至河南地方。見前面多少車馬驟驕，一陣擁來。湛然避道，讓那官長過去。見旁人道：「我們開封府又添了一翰林院，益發興頭了。」湛然近前問道：「可是新科的嗎？」旁人道：「就是敝處這邊石府上的兒子，父親曾為蘇州府理刑。此人十一歲進學，還丁了幾年憂，如今改名齊也水，中了翰林歸家祀祖，此時方得十八九歲。」湛然聞言，知是石生。滿臉堆笑，復走回轉，尾著前面車轎，不上十數里，見石生進城到了本宅，下轎畢，竟自進去。湛然少停，將錢公子書札取出，煩管家通報。石生聞湛然至，喜出望外，即請相見。禮畢茶罷，各敘闊別。石生取錢公子書，拆開看道：

久違音問，想切雲霓。聞吾兄飛鳴上苑，作朝中柱石，四方咸慶得人。弟忝親末，容當拜賀。得華札，知也水即池齋。

回想觀菊之境，昔雲才人玩世不恭，良有以也。所托早已留心，梅公亦著意東牀在吾兄耳。惟望速駕臨淮，再無不就。去秋薄具，聊代折柳，不敢當謝。便鴻修復，翹首並候。

看罷喜笑不禁。對湛然道：「老師可曾會過這錢公子麼？」湛然道：「貧衲聞得他是畢老爺家族姪，寄住錢衙，倒不曾見他出來。貧衲又因收緣簿，每日向四鄉六鎮奔走，不得在清涼寺中。這書是花婆偶然相遇，托我寄來的。」石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遂將與錢公子錯訪相會之事，並鳳公拿究，與謀梅小姐之事，盡述一遍。

湛然側耳聽罷，口中歎念不已。又道：「石老爺受了多少風雨，皆為著小姐，今日卻一舉兩得，真世間罕有之事。」石生道：「還是托老師之洪福。在清涼寺中，朝夕承教，故得有此機會。」說罷，遂令備飯。湛然道：「貧衲聞得老爺住居翰苑，久擬赴京叩賀，不意途中得遇，今幸相接少談，就要行路，不消備飯。」石生笑道：「老師尚欲何往？」湛然道：「要進京回本寺。」石生道：「你且住下，我有別話與你商議。」湛然不好推卻，亦就停留。少頃飯罷。石生道：「老師緣簿可曾收完？」湛然皺眉道：「在淮羈留一年，止收了五百，尚差一半。」石生道：「這項銀子，收在何處？」湛然道：「尚在淮安。如今貧衲欲回京中，叫個師傅往淮，同我買些木料，帶進京去，起造本寺殿宇。」石生道：「你不消進京，且同我到淮玩玩。那緣簿之事，待我與老師完成功德吧。」湛然聞言欣謝。

石生起身，吩咐人役安排祭禮，一面寫了些紅帖，拜望鄉親，當日忙了一日一晚。次日鄉親回拜，各皆請酒，石生一概辭過。命備採旗鼓手，豬羊祭物，不勝繁華，出城祀祖。湛然同兩個管家，等至日西，方才回來。又請親鄰飲酒。也有送賀禮，也有送酒席的，整整忙了數日，方辭親友往淮。正是：

畫土脂胭好，人生富貴親。

翰林偏足重，聲價值千金。  
不知石生同湛然淮行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](#) [春柳鶯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